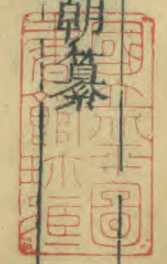


武甯縣志卷三十三

武甯知縣粵東何慶朝纂



藝文記

文孝社學記

廩生葛方拔 鶴崗

我

國家稽古右文孝治天下自郡縣而遐陬僻壤莫不聞風
興起有書院及社學故也歲甲午堂伯敬齋諸叔竹溪
霽西積吾進家子弟輩而語之曰吾先代自癸公遷羅
溪累世忠厚士風頗振其躬列庠序孝廉明經諸科者
先後代有及今亟加培植庶有以光前修裕後起若輩
勉旃方拔爰商諸兄弟以父名倡捐田租三十石嗣是
或十有餘石或十石或七八石迄二三石不等其有不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四百七十一

及捐田者出錢若干為社學首事占升恒實沃野瑞朝
暢懷可為等統核收存錢數置買田租八石六斗歲共
有租九十七石僉議條規其經理也額三分輪值以杜
侵蝕其羨餘也酌增置業產以擴規模其會集也定冬
至為期以肅禋祀且於是節孝有獎忠義有獎以篤倫
行應試有卷資新進有花紅鄉會有資斧以鼓勵人才
斯舉也植子弟敬祖宗一堂之上冠裳羣萃秩秩純純
非有學行之士不可以覬覦非有捐輸之名不可以濫
冒惟我同學踵而行之推而廣之安在不與范文正之
義田並垂不朽而為羅溪葛氏振興孝子文人之一大
助哉故議錫嘉名曰文孝云

大源洞路碑記

副貢車秉源 心泉

縣西北六十里有大源洞其里人於道光二十八年秋
杪以新闢要路告 李明府明府屬筆於志俾錫以碑
題曰永樂康衢議之者意其倖功而冒賞也既閱月源
造而訪焉宿平坑踏崆峒諸險山水各九十九折至田
坵見其地據高坪澧溪之上游爲西甯北楚之衝要羣
峯壁立一峽天低曲路蠶叢迴波鴨漾於是捫藤作杖
倚石爲欄駐鳥靜觀遊神動察確有山魃之窟水伯之
宮與人俯仰每伺積陰飛雨出入於伶行踟腋間瞥焉
而溝壑之者里人之踐此土也何靳惜乎一路乃亘數
千百年而始闢耶洞中人環而告曰某居此蓋亦有年
披修林弗豐草望衡對宇排闥送青白雲可招紅塵不
到友羲皇於高枕漱泉石之清瓢抱遐心兮孤芳寄空
山兮遯跡豈復知路之漸通也介然用之行者衆矣歲
丙午募資若干爰禱山川有事工力度金繩而畫界唄
貝葉而開幢四罡疾馳五丁迸裂鴈齒分其次鼉足效
其靈宛健鶻之摩雲等怒猊之抉石是役也歷三載之
勤劬近四千之糜費遂使紅連斷岸綠接深凹不復水
行悉由陸路香花韻草夾道鮮妍語燕啼鶯流聲比和
顧來遊者絕少騷人爲此間物色也果能邀君子之車
引豪吟之興乎 源曰唯而亦知有武陵源乎雞犬桑麻
村壤交錯其人不識有漢何論魏晉芳臯似郢錦里如
霞萬樹桃花數篙春漲漁父因而進舟陶公於焉作記
抑又知有仇池境乎林麓踈遠谿間潛通福地爭傳神
泉不見霏烟結屋翠嶂爲屏閒史新詩冷官清夢鬢蘇

疑若幻觀老杜綴其韻語別有青城蜀山壽考成村鹽
醯莫辨枸杞堪殮併及南陽菊水玉液流芬心脾可沁
腸胃皆清風景並非塵世萍蹤尙有遊人塵揮野客之
談墨潤瓊林之筆是以循簡度索棧道終開嘯月歌風
奧區盡闢覆載所及人力可通自然之理也若輩肆志
徜徉匪伊朝夕此後衡門相望當日日聞衢歌也洞中
人皆諾杯酒夜闌盡歡而罷明日晷景初升霜華乍斂
梅香浮茗嵐影到門巖叟話別餞揖乃循複磴而返人
語俱寂鳥呼更幽白浪掀寒黃葉亂脫側耳久之不敢
下視歷記路亦寬平終以絕磻生怯愧難學先賢臨崖
勒馬之法晌午出大源僕夫蹉躓少憩屏瀾之渚回顧
溪山依依相送醉楓映面鳴鴈在天疑此身從上界來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三

五百一十七

仙風尙攜滿袖亦斯遊之異也是可記

四十都二畝小賓興記

邑舉人 葛方掄 念庭

賓興肇自鄉也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
興賢能而以禮賓之屬後州長有書黨正有書閭司族
司有書繹其義立教自近也我武自唐宋以來賢良方
正洎文學士史冊炳然世稱一門八進士解試十餘人
惟南鄉爲最道光壬寅歲邑諸君子倡建賓興之議七
鄉一市莫不踴躍統輸六萬餘金城鄉舉老成首事或
分任或總成歲額田租因地制宜兼收錢穀惟是出入
煩劇預籌善後章程諸鄉首事乃倡小賓興之議五弟
方授與襄其事爰商吾鄉同事聯小賓興輔之每歲秋
收春出首事會集二次以一心力歲中開銷會計羨餘

支絀胥於是乎調劑其小賓興捐項視大賓興田租每石出錢四百外復勸捐零星散戶漸次積累統計得錢叁百九十千是年公置坪坑田租一十三石南山田租二十八石餘錢出權子母越二年置四十一都田租五十八石田價不敷首事墊挪以足之爰具尺書斗酒邀集一亩四十一都三十九都諸君子往復勸商不獲定議遲之久諸君子卒以艱費辭迺集本亩首事施偉才張介軒陳可六戴博三及弟占升賚卿等詢謀僉同另成一會曰四十都二亩小賓興會條規做大賓興閒有以補其不逮予惟天下事謀始易善成難善終尤難區區一方錢穀祇有此數量入爲出是固然矣而豐歉貴賤及取償之數多寡未能畫一指染必至不支津貼又難爲繼惟董理者秉公籌度無怠無迫無濫無欺任勞任怨則始之成之成且終之垂法永久而無弊余於二亩小賓興之始嘉其事尤勗其成故爲之記

順義鄉學記

進士陳世馨治蒲

縣西四十里曰順義鄉爲古西安地林壑佳美人物之產亦饒六朝以前無論矣唐宋以來如段公逸之忠義熊公璿費公義蘇公邦俊之科名政跡流傳至今然其讀書故趾皆不可考夫有學校斯有教化有教化斯有人材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鄉學所由昉也國朝乾隆間熊歐爐諸先輩始建鄉學置田若干以其所餘構試館於省垣嘉慶癸酉予叔隴軒茂才暨喻颺齋胡靜齋孝廉傳敬敷楊景波汪孔嘉張秉吾上舍余振

鐸周蘊門茂才胡雲菴雷慶餘宿儒重置學丑規制始
備每歲月日集鄉人士讌會越日扁課諸童曹別延能
文者甲乙之賞賚有差昭激勵也由是鄉中文學之英
科名之盛後先輝映山邑巖鄉間矣予自庚辰通籍宦
遊皖晉久不接鄉人士杯酒之歡邇來退息林下詢知
曩會課事曠歲一舉且不免度支困乏而灌城一館亦
上雨旁風瞬息傾圮豈數十年無一有力者起而持於
其後耶道光己亥予澄心叔偕朋舊門生輩手捐費籍
走各村中歷風雨寒暑得金七百有奇於是繕試館增
學田歲會文如初蓋自歐廬先輩爲之於前龔軒叔爲
之於繼澄心叔及諸君子又乘其敝而完之防其弛而
振之予固日慶翹才之彬彬輩出矣西安人物之美又
矣戊申冬月日記

安樂書院章程記

廣東恩平縣知縣張亨鈺伯眉

孟子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而司馬溫公接
見後進輒問家計謂士人治生最急治生無策則失學
而喪其所守之兩說者將毋相盤與非也古之爲士者
修其天爵人爵從之傳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
往畏我友朋故志士有不屑富貴而窮居獨善者然得

巢由百不如得一稷高此較然矣故自仕進之途廣而士之折節以就功名者皆由此出終南之捷徑塞焉士人學業擗就不得不走試於有司走試於有司而輿馬道途之費俯仰事畜之資畢集於前大丈夫赧顏稱貧骯髒之氣已鬱勃輪困於無可奈何之際昌黎上宰相書詞雖突兀猶不免爲後人議不幸以偃蹇終其不失學而喪所守者幾何人哉溫公所爲慮也吾邑居萬山中地小而瘠然好讀書苦學額少學成不敢輒就童試試雋不敢輒赴鄉闈得乙科登公車如遠行役故一蹶童試則輟饔殮之需一落解則廢卒歲之計一下第則墮中人之產父老咸歎苦之道光壬寅之歲邑中議建賓興公館釀金置莊規租以俟士之賓興者而吾鄉以距城遠不果就且曰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六

五百十六

國家取士自甲乙科外有明經拔萃優行諸科又嘗特開博學鴻詞之科邑先輩有與斯選者是曷推而廣之以吾租賦之應隸焉者而別爲鄉書院乎僉曰善鄉有翁繼緒堂者世業儒好義捐其私塾以爲公屋於是不必營土木之役羣情欣欣輸金獻田未朞月而事以集旣迺錄條約寄予粵中而屬爲之序余躍然喜曰是盛舉也愧弗文重違父老意則請徵諸文信國之言信國之記吉州貢士莊也曰今世惟科舉一道爲有天道行焉士修於家試於鄉若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裹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乎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

又曰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
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
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
然寓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
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己也大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信
國之言殆足與溫公相證今過吉州詢所爲貢士莊蓋
無復有能指似者矣而義理之浹洽於人心而行之若
合轍計之益加密者則今不異於古所云也父老意良
厚固將極天下以爲量儲拱把之材以至於合抱而斬
爲天下用而非爲鄉人私也可不謂盛舉歟議旣輯聞
有以武人爲言者干城之選亦設科求賢意也遂並及
之蓋尤周浹云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七

五百〇四

新建龍口橋記

柯 耀燂叔

龍口要津也去邑四十里爲東隅吳楚行人所必經嚮
時鄉君子位百畝沙際以渡天雨半日則返者嗟涉者
溺蓋昇仁東河羣水所趨易汨沒衝激故也西崖之屋
居士張紉佩先生憫而思橋焉濟之蹙於時勢未果道
光辛丑秋先生子豔青君慨然倡建遭遇豐稔較定條
章布聞近遠鼓舞義心偕張拔羣余踏梧等編籍勸捐
沿村款門兩月所書千數百金鳩工伐石輦來累山人
不敵出米鹽罄懸豔青君於是益馳曉夜蒙犯霜雪鬚
髯冰漸踵血朱殷漠弗自知歲除靡憊病矣計此時出
彼納此給匠氏不逮十之四三家乏儲財盡篋箱質錢
乃得追求罷沐明年春正月病革以終事詳囑其子太

學生雲漢而逝小殮之後猶目炯炯注几上捐籍若睚眦中止也者不瞑然而再期成橋矣又再期橋庇以亭告竣矣巋然綿亘矢直砥平覆壓重簷長房上橫拾級上下雙戶不扃波光映射櫺檻瓏玲且擅邑東之勝矣而何以遂至於此耶蓋當豔青君之卒也善士柯侶椒及夏聖六周麗明爲之臨雲漢稽顙述遺語相屬三人俱泫然諾越旬日雲漢復連拔羣等設局茗源築隄堵上流淘沙百六晝夜得天然石底甃石平流痕上起石礮八排七水門枕以杉八十四桁橫板杉面庇亭五十六楹亭兩旁爲闌兩端爲門中懸額榜聯有座有几有衣櫺有茗壺瓦仍甃色餘俱丹蘄黝堊橋高三丈廣二丈八尺袤二十丈亭高一丈二尺廣袤如橋費三千二百餘金繼豔青君求飲境外足成之也豔青君存日固爲久長計存張松園將軍捐田四畝六分爲會資今又合贖金所購共十畝有奇立會凡捐二十緡以上人與會一分計七十餘人定每年冬十月集亭中修治預防竊卻之患事畢眾父老張十數筵於亭慶自今道龍口津者永永無虞矣且謂予曰豔青君以是橋殞命而撥羣侶檄雲漢諸人亦竭力焦心至形皆骨立詎可沒其勞耶是宜勒諸珉余不敢辭乃敘其由而記之乙巳越裳節柯燿記

長樂鄉賓興會記

邑戶部 舒 鼎璜溪
主事

我武之隸南昌也清綿修水秀挺柳峯其間學士文人類皆物望所歸重而魁梧奇特之品亦所在多有焉固

宜掇巍科登高第接軫聯鑣後先輝映所稱三年大比
與其賢能以禮賓之者懿爍乎於今爲烈也顧地僻人
稠宇宙之精華厚於人才而薄於物產雖科名與大邑
頡頏而殷富之不逮也遠甚每遇鄉會試單寒伏處非
無學術精醇簡鍊揣摩之士而卒無由蜚英聲騰茂實
激昂青雲以仰副

盛朝作人雅意無他資斧艱也道光癸卯同邑諸君子慮
鄉會應選負士無以束裝就道於是倡立賓興會其殷
實能獻租石若干酌以次奉粟主於館若零星散戶捐
金隨多寡勒於石維時九鄉一市翕然響應而烏有異
志耶竊惟長樂鄉僻在縣治東南離城稍遠三源紳士
就近計議僉謀於鄉學行數十年無弊之章程外另獻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九

四九十七

租共得五百石捐錢共得四百餘緡悉歸一處承辦其
賓興事宜大致城鄉畫一特鄉學董理較便耳鄉學堂
屋宏敞牕牖玲瓏亭閣樓臺天然布置復從山屏水帶
竹木青葱中特起魁星閣於環碧堂之西南隅列祀獻
租神主錢數鐫碑廡下每歲仲冬會課之前一日紳士
整肅衣冠行禮禮成而後飲飲畢而後註名於冊鄉試
會試歲科試俱按冊給費立有成規武試亦如之資斧
乃無慮也得非培植士林之一助乎丙午春鼎以讀禮
回籍鄉先生劇談賓興條列予首肯稱善而猥以撰記
見囑夫

國家承平二百年矣闢門籲俊崛起多才每科公帑所給
動計萬千而發軔初基所謂謀之周且備者賓興一役

之大有造於經文而緯武也况吾鄉先正刑部主事余燕菴先生應

詔舉鴻博太僕寺卿盧容菴先生奉

旨祀鄉賢且都督盧芝齡先輩

晉階榮祿大夫皆卓然一代偉人其諸山川靈淑所特鍾歟抑亦

朝廷培養未有艾也後進固夥矣得額外玉成行見茅茹彙征羽儀共慶以鳴

聖世際會之隆也豈不休哉道光二十有六年仲夏月上浣記

都賓興館記

邑舉人柯芬心竹

都賓興館在昇仁十七八都之中區州司馬戴月亭太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十

四百四十二

學謝梅江兄弟所捐建也道光壬寅年邑城建賓興館於書院街前規模宏厥煥然大觀甚盛典哉嗣是一鄉一都之間皆各聯小賓興會以輔翼斯館意以分理於鄉都總理於城市井井有條庶幾行之久而無弊耳余從邑諸君子勉力贊理館事而又慮小賓興之無以善厥後也於是偕都人士於隣近有力而樂善者先後勸捐租二百餘石爲會資亦已見人心之樂善矣而戴君月亭謝君梅江其尤焉彼其平日建橋梁修道路雖多金不之惜兩君子者好善樂施行事畧相同茲慨然有都賓興之舉相地於上流村鳩工庇材建寢堂設栗室以祀捐租者之先人勸孝也中設宴堂樂嘉賓也其上架木爲文昌樓又其上爲魁星閣崇文也廣五丈七尺

縱十一丈六尺堂之左右爲室堂之二廊爲廳前後數進計房二十二間爲此都士子肄業之所勸學也又於館之東偏爲倉屋積穀以便隣里則寓社倉於社學之中也斯舉也嘉惠於後學者無窮而爲益於都人者遠且大也館旣成登亭高望四顧列眉綿亘數十里環列如屏帳者南北二山也峯尖聳峙層巒起伏蔚然深秀者芙蓉峯也高插於亭之右秀削如文筆者龍王尖也朝顧於亭之前平展如誥軸者天馬山也兩水合流潌洄如帶者東則苦竹泉之水西則芭蕉源之水也兩岸綠楊一村紅樹而人煙隔溪鷄犬之聲相聞譁囂之氣不接山川之秀甲於一都矣榜其名曰都賓興就其附近都而合之不名一都之義也抑都者美也斯館其美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十一

五百二十三

舉矣哉顧人人知斯舉之美而或有志而限於無力則不能爲卽或有力而執於慳吝則不肯爲否則欲前欲却趨趨不進則不敢爲而戴君謝君欣然輸三千緡一舉而成之不惜其利以利人而又非徒一時之利其視區區惟知利己者其爲利果孰大而孰小孰遠而孰近耶噫嘻如二君子者可以勸矣余故樂從而誌之

安樂鄉興賢社學記

邑庠生 余毅彰 果亭

周禮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教其所治以故州長以正月讀灋黨正以四時讀灋族師以每月讀灋下而閭胥亦司鱣撻比長亦禁奇袤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文藝而興賢者能者是賢能固必儲於鄉而後可興也武邑自乾隆辛亥興甯

書院外復有社學之興而吾安樂鄉一社則以興賢名其時首董事者平彝宰王七宣太學生翁湜園兩前輩暨予從祖孝廉讓麓公既出金爲倡復殷勤勸捐而各戶又次第從事置董家灣田若干畝其後經理出入歲有贏餘則貢士翁稼江先生實有力焉自是以來書院之膏火出於斯生童之卷資給於斯學校之公舉取於斯數十年中由社而遊膠庠者固指不勝屈卽舉優行列拔科登賢書入仕版者亦接踵而起嚙誠盛舉矣抑予思前輩之以興賢名也猶不僅是蓋旣萃材於社講孝友睦婣任恤之誼求知仁聖義中和之歸振興靡己以古聖賢相期處則爲賢士出則爲賢臣卽耕鑿愚民時遊於社而興仁興讓且不容己則社學之有裨匪淺也而其效亦已畧著道光戊申重輯邑乘予得與其事鄉君子見各社學皆有記而吾興賢社獨缺如且今復有安樂書院擴充田租與社相表裏烏可不溯所自乎遂不辭固陋而爲之記

下南梯雲社學記

邑廩生 邱攀桂丹亭

邑西南下南鄉有山屹然峙於修江之上者柳峯也自唐柳貞公讀書其麓文章勲業彪炳史籍千百餘年書臺雖墟流風猶存居是鄉者莫不高山景仰思紹休風於弗替厥後登仕版祀鄉賢者代不乏人如傅公雲仍萬公廷彩曰軾皆有政績光照冊乘我

朝定鼎之初開科取士盧公圖龍首登賢書獎勵後進又

沐

聖朝之樂育守先達之模範麟麟炳炳輝映後先然而黨庠
鄉序之設猶闕如也乾隆癸丑鄉前輩副車李先生葆
光邀集四十三四都同志共聯社學顏曰梯雲梯雲者
取階級遞升之義每歲以文會友拈題分賦評其甲乙
厚其獎賞當是時士皆爭自琢磨粹然爲一邑之望雖
其間窮達不同行藏各異而其交相策勵之心則一也
攀桂性迂拙自愧無以承先而啟後夙承胞叔肫荅命
偕二三契友經理貲籍者十餘年先後置田併獻田若
千畝共租若干石士子應歲科試及鄉會試者皆有資
贈矣夫崧生嶽降大都人以地傳柳峯列在下南淑氣
所鍾類多傑士又有柳公之遺徽與先輩之典型相與
是則是效他日居是鄉者足捷雲衢名垂竹帛可翹首
而待也梯雲其有取爾乎是爲記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十三

四百九十四

四十六都新立文會記

邑副貢王 萱子佩

古者學校之設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由來舊
矣我

朝丕振文教興賢育才邁前古而上之俾夫

京省郡縣各建學宮其下鄉都亦得興文會創義塾置田
產以備俸薪延師儒以督教養一時草野輸誠士民勸
學風氣殆蒸蒸焉而窮鄉僻壤之區雖遠不逮

京省郡縣與夫名鄉大都作養人才之盛儻克自樹立亦
安見以方隅限哉我都鄉無義塾而有文會會甚薄不
足以培植士林矧此舊產已蕪然無存矣惟曩有各家
捐獻田畝積貯租項以給考咨附之文會中名曰膏火

會別文會而言也幸而此產及今猶存其子孫不忍忘先澤亟起而清釐之尙有成數可紀然遂以爲一都文會終覺隘甚於是謀諸都人士勸有力者而增益之時皆翕然響應復得租若干石并新釀會金購腴田若干畝統計新舊額租若干石有零今而後乃克重告厥成是舉也謂之因可也卽謂之創亦可也所恃首事諸君子善因善創權其子母歲有繼增於以厚培我都中英才迨異日者人文豹變科第蟬聯出而黼黻皇猷用是仰答我

朝興賢育才之至意則窮鄉僻壤亦得與

京省郡縣名鄉大都作養人才之盛相頡頏要未始非今日是會之成有以基之也是爲記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十四

四百九十七

重修紫鹿嶺及青牛峽路記

邑舉人熊先幹桂生

吾邑東道中九江武昌往來之險者嶺曰紫鹿峽曰青牛徑峽麓深澗邊傍僅一綫蜿蜒而益以嶺之嵯峨高阻有若途窮乾隆中盧文模等鑿嶺半爲蹊可循然屈曲凹凸下臨重淵多慄慄者蹶境內自好欲倡義平直之則以其難也亦置之已耳洎嘉慶十五年庚午興瑞界之羊腸爲柯氏取次疏治載道口碑津津然盧張諸公聞之曰彼誠任難吾以難沮恥也吾其於嶺間及峽下平之直之未必河曲之智果足笑北山之愚也於是盧任雲蔚雲公同族子侶玻玉踰張豹佩公同族子敷五曉秋各竭其能爲總理爲勸捐爲督工費千六百元歷五十有八月竣事遠近好義屢至觀成咨嗟太息難

其孽巖或四十尋或七十尋螿涯或二十尺或三十尺
又一亭以翼之五橋以續之皆令寬容五軌竟十里如
砥之平如矢之直歷今四紀盧張諸公若逝波電謝長
老罕能言厥難矣倘自茲以往莫知夫平直之由而易
視之將或聽其日頽於流水則不惟往來者之憂抑亦
境內之恥故盧張裔促予詳爲之記告同會中之後起
者

四十五都社學記

邑貢生 喻居仁 安所

自乾隆間邑侯李倡捐田畝以助豫甯書院膏火城市
九鄉旋各自經理社學由是遂興初江陰鄉先輩貢生
方瓊偕城鄉分給領受增以殷實獻產四都公置庄屋
於西坑山有田租四十餘石既而四都分折各立社學
我四十五都分受西坑山租二十石有奇益之以鳳口
堰田租十餘石四十五都社學所由來也夫家塾黨庠
之設三代沿革不同後造遞升原無畛域我

國家文教昌明人才炳蔚省府州縣莫不各立書院以培
士氣而育英才一都之學亦爭自濯磨是舉也每當歲
成考課之日都人士聯集生童拈題面試謹防閑者法
功令也定甲乙者區勤惰也油油然父兄教之子弟率之他
日由都而鄉由鄉而

國處爲修士出爲純臣皆於是乎在美哉始基之矣惟是
教先以富必有以贍其資斧而後造就可成社學之設
凡生童歲科兩考及鄉會之費皆取益於斯四十五都
原無厚產凌替以來漸至不支道光十五年居仁偕合

都君子起而新之計其出入權其子母十餘年間添置田若干畝具有蒸蒸日上之勢武雖巖邑邇來人文彪炳科第蟬聯尤冀都人士父詔兄勉共成秀良之資以仰副

盛朝作人之雅化是所望於後賢故記

重修順義鄉試館記

邑舉人 余承翼甫臣

順義鄉壤接分甯距省會四百里鄉中就試者舟行約浹旬始得至至之日怒怒求寓而四方輻輳之所人居舍館爲奇貨往往披塵冒暑覓徧街衢僅乃一得乾隆癸丑鄉先輩熊歐爐先生偕同志醵金構試館於灌城射步亭復置店四家歲收其值垂數十年事浸墮壞向時樓士之館則已破瓦頽垣於風露中矣歲庚子陳澄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七

四百九十七

心夫子主講新峯登高而呼曰試館鄉先輩遺業也安得不爲之後於是張冠圍范梧園熊赤瑜鄭律峯陳和亭黎書田胡鍾山章香谷劉六純雷易齋楊東瀛葉匹丹諸君子從風響應手捐籍沿村走勸寒暑雨雪歷數載始得七百餘金道光丙午夏用更舊館館繚以甃爲堂者二爲內者八廳四柱底實木石較舊高二尺餘竈處平以土室周遭有樓樓甚迥闊四面張前門殿八字懸額旁店更爲兩後有小戶與街通常扁左翼廡及厠右餘巷貯散物別結高臺出樓上可遠眺其計資金八百有奇歲值秋闈余同鄉君子下榻其中工甫竣門闈耽耽堂室渠渠舉酒張樂落之長者曰此舊獄址也其殆有豐城劍氣發揚於上乎斯時也天高地爽同與同

人登樓坐北窓下清風習習沁人心脾既而啟後牖城郭萬家在目東湖堤上垂楊隱隱送青花洲采蓮之舫又時盪入碧波間同人樂甚謂此勝舊館所未收也而余適於是歲領解毋亦人事之偶合耶若果有神物伏藏將雲蒸龍變飛騰而出者羣相詫爲奇異固未可知也余蓋無以當之矣是役之任唐君俊臣始終之鄭君心齋輔之義得備書道光戊申冬月記

瓜源口洞下路記

邑廩生舒以長 曙容

瓜源僻處縣治東南抵靖安建昌界雲山四起環繞如城其口爲源內東西兩溪所合流而於是焉經以漚修江者蓋幾乎惟天塹通矣源口狹處所稱洞下者高撐絕壁下瞰深淵一源關鍵也厥險爲尤雖世傳孫鍾種瓜其中必有徑焉由之而開山鑿磴僅宋咸淳間江成政江淑恭江十六郎等舊志據石刻登載嗣是元明數百年來竟未有起而重修者逮我

朝定鼎僻壤遐陬咸沐休養是源窈而深繚而曲村莊墓布族姓星羅烟火不下五千餘家歲出茶桐竹木以萬計惟粟菽多取給源外貨泉出入商旅往來無日不踵相接也而可使道途有梗塞乎乾隆五十八年龍溪寺僧雲濤厯洞下老蛤石馬鞍石諸險盤旋二三里許至弔橋以藤引木彳亍度之令人不敢俯仰視且溪漲水駛歲有衝決鮮不走相告也雲濤用發大願稟請於明府黃賜一言以弁緣冊募化輸金得千餘緡鳩工興事已而度支不繼復售寺產益金數百始獲告竣頌康莊

焉泐碑四立石磴旁聯次姓氏余孝廉虹爲之記於碑首奈雨蝕風銷文字斑剝多不可曉爰考其巔末續記之而雲濤可不歎矣夫雲濤浮屠輩耳曝松關之日燒蘭若之烟類皆檀越其所有藉藉於晨鐘暮鼓間談去來今之不暇方且以破慳爲自便計而乃菩提作種寶筏在心頓滅其齋鉢之厨進而與趨趨行路者竭蹶而道謀焉使夫峻者削之窪者平之是其拔危途也是同臻彼岸也其誰如雲濤耶而特不可以是復求之浮屠也願持以告源內外之有力者

回頭山新建佑聖宮記

邑人湯之銘 蘇若

自太平發脈迤邐東北行約五十里華蓋高撐獨立雲表遙與太平相嚮曰回頭山其陽軒豁平衍左右岡巒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三

五百一十四

廻護狀若椅然中有茅叢章真人嘗修煉於此已而植標茅間循脉而上直至太平回顧茲山如衡相望此回頭所由名也向有菴祀真人菴後茅叢處建塔明季菴廢而塔亦毀遺像寄金鐘寺其山近爲吾族湯氏世業嘉慶年間山中香火甚盛遠近紳耆咸願輸金豫商吾族獻基建佑聖宮併邀予爲主修暨兄臨全弟躍如姪敏廸族仁周際雲位西聶惠吉執中明達冷舜瑞等共襄其事凡宮殿亭臺若干周圍房樓若干宮前池梁石欄若干岩口巡山神宇鐘鼓亭若干規模宏敞金碧輝煌稱一邑之鉅觀工旣竣白諸令令贈額曰白日青天蓋旌首事之能有成也予維自然真人善相山水故終得太平而居焉肉身香火至今遺蛻儼然尙存茲山上

有華蓋下有金泉靈氣之所盤鬱向常養真其間亦必有戀戀不舍者以是禱祀之家其應如響而香火於焉並盛我先人幸得卜築茲山之麓長其子孫藉仙人之庇蔭以似續於無窮則所以有事於佑聖者固宜其奔走報効之不遑矣嘉慶丁丑仲冬月謹記

賓興館記

邑令李珣

賓興所以汲引人才爲國家致用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興其賢能書獻於王意至公法至美矣降及後世迭有變更鄉舉里選之制遂不可復行顧其事雖難再睹其義則有可師惟視乎後人之善爲變通已耳武邑山水奧衍毓秀鍾靈緯武經文綿綿科第士雖僻處鄉隅莫不爭自琢磨以供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九

五百〇三

朝廷之採擇第勤修之士半居寒素往往有志觀光而囊空是阻此賓興之所由議行而斯館之所以必建也道光二十有四年前令王勉齋先生以培才之意興師古之謀乃集紳士耆老而商焉協同一城七鄉諸首事相地於正誼書院之前餘基若干併公勸孝廉潘鶴園與昇仁鄉葉姓下南鄉四十二都各獻基址若干其丈尺均詳載館志由是館地甫定勉齋顧謂紳耆曰築室有所需費孔殷非集腋奚以成裘也乃倡首諏吉興工有北鄉昇仁上南下南諸首事廣爲勸捐修館上重寢堂一奉各獻戶粟主上爲文昌閣兼供魁星室二廳二中重燕堂一軒敞有加下重則順義年豐江陰城市諸首事勸捐成之爲堂一爲房四爲兩廡廊簷爲門樓爲劇

臺其四圍垣墻暨廚房賬房均館內公修土木丹雘約費五千餘緡捐資姓氏胥詳載志由是館工大成夫有可大之業尤貴有可久之規士君子急公好義此其時矣若北鄉之四都上南之三都下南之三都年豐之六都順義之五都昇仁之五都江陰之四都並城市各圖計捐田租四千餘石以爲每科薦舉與夫鄉會兩試程儀童生歲科兩考卷資其數俱額載館志余觀其創基甚宏善後尤備繼繼繩繩永足垂之奕禩而未有艾也故當三年大比薦舉踵行都人士咸屬耳目焉堂室森然崇體制也樓閣峩然肅觀瞻也供文昌魁星迓文光也奉粟王隆美報也堂上堂下東階西階禮樂彬彬冠裳濟濟所謂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者也登斯堂也鳴鹿迭咏翽鳳齊歌士氣愈騰士風愈振安在不可與

武寧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三

四百八十七

盛朝經制相輔而行也哉後之官斯邑者繼續之維持之與邑中賢人君子永保斯館於弗替則所以汲引人才爲國家致用者雖千載如一日也道光己酉閏月上旬知武甯縣事瀕中李珣記

新增

河鼓洞石亭記

漢陽府葛利仁 禹欽

將輦山石溝澗壑崇臺廣榭疲極財力而又蒙飾美名徵銘紀勝矜世駭俗示私有而強致也以娛觀瞻則得矣而於事何益予族世居鄉南之羅谿由羅谿東行五里許左右崇山夾立中有溪流激湍石罅仰出大小縱

橫如益如釜響隆隆然窾坎鏗鞀山鳴谷應儼樂作焉
里人呼爲鑼鼓洞其衢達靖境俯瞰幽險雨雪獨行駭
人心目驟風暴日莫之棲止族人建亭其上內外凡八
柱週遮蓋覆簷角作牙爪狀皆斲以石無土木焉亭高
二丈長一丈七尺寬如之經始於咸豐七年丁巳越明
年乃告成計費千餘金夫固聊爲途人蔽風雨也而視
若敝財勞力矯作侈名示私有而強致者不且有間哉
予曩出仕鄂中亭未落成旣而解組賦歸時經其地每
撲面風來崖谷送響俯視溪上湍飛如雪激宕有聲與
山風相應於清泉亂石之間爲之流連亭下不欲去斯
亭也需財取之會金役力藉於丁壯董成者故不得備
書其名題曰葛氏捐建焉夫將點綴清華鋪張制作固
必有宏篇麗什寵當時垂後世歟然終疑於侈陳壯觀
者之所爲予獨念向所謂鑼鼓洞者棄之窮山僻谷中
不過昔人傳聞已耳自予族人卽其地而亭之行者息
足有所而是洞水石相搏如樂之音數千年來徒沸於
里俗之耳不爲騷人墨客所題詠者將於亭乎坐聽而
收攬焉以大出於時而名諸後世亦可少藉以闢山川
之靈奇矣卽以爲吾族強而私之誰曰不宜用記之以
示後之遊覽者

孝子亭記

舉人 陳寶書 峙卿

天下車徒奔走之會度其方而亭之以紓其勞於一時
仁者利物及人之所在也而本孝子深愛之衷以推暨
於途人其心亦仁者之心而事爲草野所僅有縣治東

七都月田灣有張玉山者孝子也既沒張仲眉孝廉誌其墓詳哉言之矣咸豐十年孝廉劉金生余輔臣黃驪仙諸君子會上其孝行於翁明府由是邑中皆知有張孝子方孝子之垂沒也引其子崇本屬曰吾本鄉里匹夫一二所得利賴於人者願勉爲之如居第前一路自碧田河達潭埠而南計程十餘里行者相屬不絕苟得作亭是間爲奔走流汗者少謀憩息之安亦區區利物及人事也今已矣他日爾其成之以信吾志崇本泣而識之有年同治元年購得一田田可亭遂卽其田爲之累甃爲柱覆以瓦中輦長石鏤平之如甃約費數十緡既成人以亭之作始於孝子因題之曰孝子亭而崇本屬予記其事予考朱子家譜所載一鄰某既葬其考卽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三

五百一十三

作亭山半以望其塋來索名於朱子遂以考亭顏之斯亭之作與若所作信異而一念夫爲人子者所爲收心先人不能一日死其父姑假一亭焉以將其孝思以彼準此其爲人子悱惻專壹之忱則一也崇本爲人謹愿而好禮交遊多邑文人嘗以生平善病兢兢惟墜先人遺命是懼今乃有亭翼然無忝乃父亦可謂能以孝世其家者因交賢之而爲之記

耕餘試館記

舉人陳應丁潤生

同治某年年豐三十一都於城卽試院近地闢爲館以棲遲其都之來縣試者將成都人請額之令求別於他都應丁因取王制耕三餘一之義應聲曰寓年豐於意中括三一於言下將耕餘吾試館可乎都人然之遂名

館東向極礎以百數前後拓地爲園後園地尤空曠嘗
夜深步月後園有光出文昌宮奎星樓上如珠如電徑
射園中其前有園二夾入門左右中植名花數十本四
面窗櫺洞啟鏤英迥藻若與花爭妍于咫尺者然皆爲
都人士摘藻揚芬鱗萃于是而作故前邑侯歐陽公贈
有人文淵藪匾額懸置于堂堂仇爽宏正丁題之曰豐
玉蓋隱以都之爲數象形于玉卽倣井田爲畊三人爲
衆之意而名之抑將以清廟明堂之器爲都人士期也
丁聞之凡致力不怠謂之耕又曰耕道得道天下不能
無因而收耕之利猶玉之爲我有不能無事追琢而成
也後世士農各分農勤南畝尚能豐其所收布衣韋帶
之士徃往中無所有奔走功名之路以倖其偶獲此無

武寧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三

五百十二

待試之于事而其源已涸吾輩羸餘之數何獨於耕夫
而讓之士亦以學爲耕而厚其所蓄焉可矣此耕餘之
所以名吾試館與不然丁之思與都人士期也蓋亦厚
矣顧乃規規焉使之衣襜褕荷耨鋤計較毫末于出入
盈縮之間不亦戾乎旣以語都人遂記之以示後之館
于斯者是役也先文林郎和軒府君偕候委訓導傅君
春伯職員鄧君汝門國學楊君磊菴邱君鍾魯暨仲弟
候選知縣應新三弟指發湖南候補府經歷應才實始
終之旋以經費不敷丁又往勸職員成公漸達慷慨出二
百緡爲主修而職員吳公世用李公民任亦樂出三十
緡以助義得備書

附記

館前臨官街後枕城隍廟牆左魏氏公館右張氏祠凡二重堂廳室畢具有天池外爲八字門有杰出千霄之勢入門有小池二隱牆內餘見前記

豫平試館記

邑增補
林待詔李文溥春帆

試館之設久矣自京師省郡以迄州縣莫不有之蓋當考試之年旅次倉黃賃傭維艱苟稍有力者或公或私各度其地之廣狹人之衆寡營創以圖卽次之安而聚友朋以資一日之聞見決勝負以上終身之行藏胥於是乎在甚盛舉也吾謂館非難而試爲難爲士者當於未試之先求其何以不負此試既試之後思其何以不獲此試而後家修廷獻之實幼學壯行之願可以答君親而無憾卽可以反身心而自得矣館之廣狹衆寡云

武甯縣志

卷三三

藝文記

二四

五百廿

爾哉然此意亦寥寥千載矣年豐于武甯爲平鄉而我二十八都尤科名寂寞咸豐甲寅城市賓興館燬于兵燹館租隨都分折予與楊君藩臣樂君雲門經收租百九十餘石散給大小試外以其餘生息約贏千金旣而都人有試館之議予弟硯香與傅君瑞蘭楊君擷渠吳君卜祥邱君樂吾家又新典書踵門勸捐得千餘金由是藩臣攜金獨往灌城于狀元橋購買館屋時值鄉試吳道民朱南浦諸君子酌定一切章程堂上祀文昌帝君次以捐戶神主不分捐數多寡並載志書堂曰尚志館曰豫平囑予爲記予以試無所成居恒每三復文文山厚士習章以自訟曰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以句讀擇其不戾于時好不震于有司

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于鄉校者以是較藝于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旣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于旣仕之後奔競勢要趨附權貴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固然其無足怪而維皇降哀秉彝之懿萌蘖于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世之才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予願與都人士共訟之繼自今正學術以端心術先修己而後治人無爲地固而恢宏其器識無使俗移而謹持其身心毅然志聖賢之志學明新之學處則爲名儒出則爲循吏庶不負

朝廷登明選公旁招俊人之至意是則予之厚望也至館之繼長培敦增修式廓亦重賴後之君子協力同心以綿久遠云館坐東南向西北堂室五重計二十四間四至則前街後路皆官地左泰和右熊氏皆試館基地袤十二丈四尺後有餘地七尺廣三丈五尺費價銀一千三百六十兩

二十八都山潭賓興館記

前任東
郡教諭李文翰 硯香

賓興作人之盛典也道光壬寅邑前輩聯入鄉捐租爲賓興會建館城中十數年間科名益盛咸豐甲寅燬於寇各鄉都始各因租自爲賓興我二十八都前後共捐二百餘石伯兄春帆楊君藩臣樂君雲門經理十餘年每欲擇建賓興館未果至是乃建于山潭焉自古人才

之興應於氣運成於培植若名山大川靈秀鬱盤之區
尤必有瑰異偉器特出其間觀詩咏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蓋地靈鍾毓愈厚則人物之產愈奇也吾都科名仕
宦邑志載予李氏盛于宋吳氏顯于明嗣後聞寂三百
餘年而以寮峯雄峻秀特高出萬山與修水洪流潑紆
盤蕩于都內其佳氣鬱葱積久而發終有一代偉人經
文緯武赫赫震道德功名于一時者而山潭胚胎寮峯
地高形厰太平大河以南諸水滙而瀦于前羅峯墨峯
劍峯拱列文筆如陣館于是而含英聚華異日科名仕
宦克與宋明後先輝映且有駕而上焉者固可拭目待
也豈非斯館有以啟其靈而開其運哉館北向堂房共
十八間廣袤若干丈尺堂上奉祀文昌與捐租粟主左
右廂置倉盛賓興及急公文會租穀會期訂十一月日
給試費文武鄉場人十緡會場六十謁銓曹及赴任費
各有差是役也費金五百都人士歡欣鼓舞謂城館燬
而鄉都分祗餘薦舉提報之公物吾都得斯館則長聚
可無虞矣而况爲山川鍾毓之奧區耶抑予思之古人
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能以禮賓之今之爲
是會建斯館也尤冀後人誦勉于德行道藝獻其賢能
以鳴

國家棧樸著莪之盛斯卽宍生嶽降應一時氣運之隆者
至經理斯館之會扶持振作綿吾都作人之澤于勿替
是又予所深望也故記之

重新柳山寺

議叙縣丞 鍾士杰 辛丑
邑庠生

豫甯山水盤紆綿亘百餘里而矗起修江之澗孤高秀
削蒼然雲表惟柳山爲最著唐以前不可考自貞公讀
書後遂以公姓得各山南有祠專祀貞公其北有寺曰
悅仙亦祀貞公於其左縣志未詳其始建觀石門所鐫
黃庭堅詩其屢未知然其寺在宋時已有之可知也傳
聞向有兩寺規模隘且圯有僧雪岳更其二而一之草
創初就而雪岳逝矣垂數十載凡雪岳所欲爲而未竟
者且將復圯也歲乙未予館斯寺里人來謁者咸有重
新之意且曰寺固所以棲釋亦儒者吟咏所也吾邑名
山昔賢讀書之地殆未有過此者先生曷繼雪岳而爲
之倡時歲且荒乃寢踰年予偕周子耀初朱君萬先李
君素亭周君名揚任持安誠商諸同里周羅諸君子併
貽書告所相識俱解杖頭以襄其事廼召匠爲壁爲樓
爲屏門堂之天爲棚室之地爲板東爲廚房或金碧之
或丹雘之而寺之規模氣象於是一新焉矣予思儒釋
固不同道而吾邑靈源師與黃庭堅友善則又必有不
同而同者且夫貞公儒也諸佛釋也吾輩儒也寺僧釋
也是役也可以供諸佛可以妥貞公可以居寺僧可以
憇吾輩莊嚴勝地清淨克修固爲功德而歌嘯其間者
尤幸有以被貞公詩書之澤於無窮也故述諸君子首
事之勤與其所樂輸者而爲之記

三源賓興記

魯洞人劉大觀新樓

古者學校膠庠之設賓興之著於王制周禮者纂詳先
年邑令王叔建是館縣試省試京試胥儼飲後值兵燹

館遂燬賊平八鄉乃復釀金有差吾三源亦與焉第其制崙爲薦舉計餘不給於是吾三源爲小賓與三源者魯溪源洞口源洋蕪源也源有洞故孕靈奇入擷所有以出咸詫異焉謂非耳目近玩遙而天馬峯躡踞雲端形家皆稱爲貴人環而居者多望姓張松園總戎以一甲二名顯中朝予族登賢書亦數三輩而祖陶公尤杰出爲邑人物扶輿磅礴之鬱而必洩於人信有然歟顧山川產才賴滋培振拔益雲蒸龍變於其間則賓興顧不重哉賓興向有租百餘石席故更新俾士之赤貧者進取有資論秀書升者次第有旌獎計偕者續食有方大魁館選部用及貢試者皆籌備有濶予雖老無能爲役亦當掀髯一笑樂善事之有成他日三源人士緯武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其

五百一十九

經文世濟其美固所隱慰或數千年靈秀鬱蟠必將代有偉人邃之爲道德茂之爲事功有以掀天地而光日月也予尤望之

新修利濟橋記

邑舉人劉鎮定夫

士君子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利而利溥此巨川舟楫所由喻而博施濟衆者宏也否則津梁道塗之險得有心人起而圖之而利亦無窮橫路之有橋也源於富川匯於水口縣亘百餘里始達修江吳楚往來者爲炙轂爲摩肩爲高車駟馬繩繩繼繼不絕如蟻信爲要津道光壬寅縣令王首議建橋咸利賴焉下游值北街左略約久不任用過者無能取道率迂徑達遇涸則褰裳涉行人竊病之咸豐甲寅匪人寇郡守林游擊馬進勦壁

於此所向皆捷顧當風瀟雨晦溪流驟漲偵騎羽書馳
若流星而一水盈盈首尾輒難兼顧蓋不儘病涉已也
張君九華蹶然起偕其族瑞嵐鄧世清等醵金倡壘石
爲九礫覆以堅珉空其中可過船約費千餘金經始於
乙丑閱再歲始成事成躬親材堅而工不媮向之望洋
歎者今且履若坦途一時利之萬世利之其所濟爲何
如耶又以知蕩平正直之道未可苟且將也工告竣題
爲利濟橋云

重修賢門橋記

侯選知縣 吳希顏 心民 恩貢生

道路之除以利行人而橋梁輔焉孟子曰歲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所以彌天地之缺陷
而爲王政所必詳我鄉居邑之南爲義甯南楚通衢兩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廿

五百二十九

岸夾大山泉澗會流其中積爲巨溪每春夏雨漲輒汪
洋澎湃不能行我一圖適當其衝爲自南而北之要津
先是有潘埠橋聞邑侯某因公蒞鄉至此水阻呼里長
某使前倡捐百金地方以岸泥溪面濶莫應也賢門距
潘埠里許向係山徑谿間人跡罕經而溪面較狹岸底
多石都人士葉和鈞等慨然興念謂是可建橋也開山
爲路鑿石成橋橋長六丈有奇架石橋五下累棧石五
路紆折沿崖約四五里喻君安所記之同時潘埠橋亦
接踵而起創立高橋橫豎皆大木與賢門橋埒一里中
兩橋上下並建行者稱便乃不二年潘埠以溪濶岸泥
被水衝潰波累賢門橋亦因之傾折前功盡廢首事諸
君有隱痛焉然猶幸賢門石岸之既堅且固也改造木

橋一修再修十餘年來客鮮望洋之歎人免沈溺之災
所慮積儲無多頽敗堪虞同治丁卯家三弟凌濤暨葉
渭吉等邀集同鄉諸有力君子派首勸捐得二百餘金
聯會以保橋每十人爲一會編以慈航普渡永慶平安
八字會各給簿一議定規條典租二十餘石每歲會飲
集簿核算期于有餘無不足來問記於予予惟前事者
後事之師也事無大小要以克竟其事爲能任事夫以
千百年未闢之蠶叢一旦除榛蕪而成康莊以利濟行
人較杠梁之必待時日者爲更進先事固難後事亦豈
易言哉士君子置身儒林未能出肩天下事退處鄉隅
其制行足以型方訓俗其作事足以原始要終亦有用
才諸君子斯橋能先後其事可謂有功桑梓矣語曰莫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三

五百一十四

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夫所謂美且盛
者固必有裨於民生豈鄉國大小區哉抑更有進焉賢
門舊稱咳下因建橋改號賢門其名不易副也風移俗
易諸君子尚其顧名而思義也同事者葉映珍葉步青
吳駕濤吳守吾葉孚中魏利元葉伏黃凡八人

浮橋記

職增生葉飛鵬搏九

浮橋值南鄉之庚道經縣治往來者皆利涉焉獨其廢
之久而始興興而廢廢而復興前車之鑑不可無以圖
久遠也予居上南少時赴曹試每泊一葉招招輒以不
獲覩浮橋爲憾歲甲寅孝廉陳澄心以團練故劇資抽
釐慨然有浮橋之舉時則邱丹亭田珠舫董之旋毀於
兵繼而陳新溪葛厚齋董凌岡陳治香陳春膏蘇墨溪

李又新田寅生田霖卿鄭玉田又以所存餘資修理橋
既成兼取南行步石釐金權作渡夫看橋費越明年遂
寢轉愆殷實捐獻田租數百餘石上下南居多一成再
成慮終圖始蓋數年於茲矣去歲賊由靖竄武橋又毀
嗚呼成之難而敗之易所望於繼起者尙有極乎秋九
月葛君厚齋陳君春膏復糾同事再修橋復成且曰此
橋已經三廢三修置業無多終非久遠計復親向各殷
實加捐或金或田並以獻產餘資增置田畝積聚約六
百餘石今恐其業移作別用欲葺成書以志之句予紀
其巔末予每登南城樓憑眺前挹柳峰下矚修水俯仰
興懷不禁今昔之感稽邑乘自前宋趙尹始經修葺明
時張某又獨任之中隔二百餘年何斯橋之不幸而遂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記

三

五百〇四

至於今也又何斯橋之幸而終成于今也自維衰暮不
克與諸君子共襄其事但覺靡齒虹腰複道縱橫而諸
君猶復維持於不敝其捐戶錢幾何租若干橋之船隻
丈尺割置條陳備得刊列毋沒前事之勤劬毋疎後來
之振作則斯橋其終有濟也哉夫除道成梁王政所先
國家澄清日久一旦兵戈攘擾爭舟指掬惟余覆背溺是
懼而搗洗者病涉乃遂舉數百年就湮之事相與有成
庶幾慈航永渡共慶 王道之平平鄙人有厚望焉時
同治元年壬戌仲冬月日記

下南鄉賓興館記

江蘇補用 鄭 奠
知縣

柳山挺峙雲端若天柱然西南諸勝皆倚之山之陽柳
渾之讀書堂在焉其陰距五六里許曰長崙咸豐八年

鄉人作賓興館於其上館西向入門爲堂一爲房四堂上橫板爲臺空三面雙柱前立極頂覆花板傳以丹碧異彩中爲牌樓高數十尺有傑出青霄之勢牌樓下橫金字匾曰大羅天以臺備薦舉音觴作也中爲天井廣半畝植芭蕉翠栢數株兩旁爲廳廳上爲樓欄杵週護蕉陰柏影常掩映於窻櫺間正中爲大堂高濶什倍之堂有龕上祀文昌下列各姓捐戶粟主堦以上置几數十張凡鄉讀書子弟歲角藝一次均集於堂堂東爲正室購藏古書法帖西亦如之由小巷東出爲厨房西北牆外附餘屋數間爲看管棲宿所大堂設長明燈給香油貲責看管者供奉館爲工甚鉅同時幫辦陳氏新溪敬齋諸前輩與焉惟監修則係鍾莘田邱丹亭兩先生

而鍾宣力尤多鍾邱本鄉舊董事也先是武邑以道光二十三年捐畝歛貲倡舉賓興建館於城內凡八鄉自成豐四年城陷館毀烽火頻仍而每歲錢穀不及總登各鄉迺將原租折歸而爲成爲敗之形立見矣吾下南所能不散者以賓興初立時各捐戶另出會金爲小賓興人心聯絡有年及是鄉先生輩相長崙嶺起寬平可構賓興館議出聞者騰躍經始於八年戊午九月告成於九年三月計費千緡有奇獨念長崙爲下南中區匪特柳山書臺巋然咫尺而有明叅政萬廷彩

國朝司理盧圖龍二公之故址實與隣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登斯館也其亦思鄉先君子文章仕宦節義如叅政司理者流風遺韻不猶珊珊在人也歟同治九

年秋夜謹記

重修城東賓陽橋記

邑舉人劉寶謙 六首

邑城東出十餘步有橋俯溪上建自宋竺壽翁女距今將千年矣溪水出雙嶠山紆縈數十里達城循城逆注而西與河水匯若帶環然跨以橋皆石由橋東下視縣治西北則空曠低窪昔賢侯萬公嘗於東關布楹數千株禁民不得侵伐厥後枝幹紛孳干雲蔽日其氣勢頗與西北相埒下爲孟家灣識云水打孟家灣黎民逃上山故橋必有堤堤以衛橋亦恃以障水西折而衛城者也自墾山民衆溪塞沙石每遇春夏暴漲益怒激衝突橋旣坍塌過半堤亦爲水齧而水將直瀉孟家灣矣楹林亦將盡壞矣豈惟冠蓋輻輳於斯者之徒賦褻裳也

武甯縣志

卷三十二

記

三三

九六
四百九

哉邑人議修復之方惴惴然以工鉅費艱爲慮邑令何公因公道過皇然曰此城中急務也卽捐金四十緡以倡邑諸君子愆愆殷富輸金助之爰召士人決開湯塞釘松楸以立其脚根然後伐巨石以甃范灰台土以縫之兼翼以石堤屏兩堵以當其衝橋橫計一丈有奇順計十二丈有奇堤岍長則三十丈有奇高則一丈有奇經始於己巳仲冬迄庚午秋工訖共耗金千有餘貫於是邑人樂甚僉謂得堤之固自堅橋之固繇是而東林之培植益固地脈之缺如亦固挽旣倒狂瀾作中流砥柱扶景運培國脉胥視此矣豈尋常津筏比哉抑志有水繞甘羅坊上士入朝堂是橋之有堤也防水東決盤繞城根若形家言不誣吾將慶簪筆木天曳裾金華

者之斌斌稱盛於邑中也己董事劉寶謙蕭文蔚林懋昌分任之勸捐則盧光裕劉大觀劉寅謙熊先翰劉鎮聶文藻張定增杜華晟李清暉劉定謙雷乃聲陳永綬應昌林之力居多若司帳監造備歷寒暑不辭艱瘁則連瑞山一人也例得備書同治庚午秋邑人劉寶謙記

二圖兩試館記

廩生 艾應麟

省垣之有試館也武甯先年可得數者以三四計而我二圖之凌雲試館實居一焉館在百花洲前黃家巷建自黃毅堂葛咏周戴帶圃諸先生延袤二十餘丈爲內入爲堂廳各二堂後爲皮物所左折入有餘屋南有巷每當暑夕夜坐涼風自巷來拂拂襟袖間不減羲皇上人與至輒命儔儻侶眺百花洲上如坐蓬瀛境界良久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記

三四

九十七
五百〇八

乃歸鄉君子以飛鳴遠大期都人士也因顏曰凌雲試館迄今百餘年矣棟楹級輒歛折欲墜葛厚齋先生始以修復爲任又慮就試人眾無以容几榻乃偕李式予等買宅鴻恩橋至則見夫波光緞綠楊柳垂青蓮舫漁舟往來湖上同人樂甚遂購焉額曰凌霄蓋仍取前館凌雲義也計堂室廳事凡十三間大門右偏有大堂一間有客居江城者暫駐左爲黌室二旁有井甚深館中專井於是吾二圖有兩試館焉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今之廁名士曹者積歲揣摩鰲榮名誇捷足皆誘於利祿而試也不有戾於董子乎吾謂今日孔孟復生不能不試於時是在未試之先求理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洞悉夫古今之治亂興替周知夫四方之利病失得遂

能取之手而注之文以待試士者之收諸囊中而爲國家用耳豈必以糊名就試爲恥長自匿於有道之世乎夫毛羽惟豐滿而後可高飛渥注有神馬而後能千里吾二圖隸鄉之上南科名仕宦不後一邑惟是蔚起而爲九苞之鳳尺木之蛟變化之鯤鵬與沛艾騰驥不可羈勒之騏驥相與籟雲干霄以大慰鄉君子後先期望之盛心兩可矣麟不材翹短蹄蹶無能與當世攀龍附鳳輩頡頏上下竊願與館於是者一共勗之

城市重修萬壽宮記

邑舉人劉寶謙六首

晉旌陽令許子遜以伐蛟著功德於鄉閭後傳其有舉宅飛昇之事鄉人奉祀之加謹故宮殿巍峩遂冠江右武邑處郡西北隅越南昌二百餘里萬山環繞屢多蛟

武甯縣志

卷二十三

記

三五

九十六
五百〇十

患邇時武甯有董晉兄弟業治鐵亦辟穀服道者嘗鑄劍於城西助子遜伐蛟而子遜亦常與董晉往復試劍於安鄉之下堰今名其地曰破口卽其遊歷之所焉然則子遜愛其巖石清幽挾術以游徜徉山谷間甚自閒適更千百年後焉知其不神寓於我武也舊建宮於城東看鶴橋左側廟後爲朝元宮基地湫隘不壯觀瞻咸豐甲寅遭髮逆折毀幸存者敗瓦頽垣一切崇德報功之舉闕焉不講殘破之餘民力未舒曾議修建而終不果某年邑令楊公治武商諸邑貢生盧君光裕劉君金諧倡修勸汪子旺獻朝元基址合而爲一抽貨釐以足其費建立妥靈之臺於中區左爲朝元宮右爲財神殿崇閎壯麗較前改觀矣工未竣賊復至劉君物化剩遺

材料蕩然無存難乎其繼之者職員李君斯謙監生劉君紹賢陳君恩綸杜君靈芳吳君翹順貢生楊君得高熊君廷芳張君桌世陳君永綬張君梁世石君鳴鑾詹君慶祥職員陳君懋鏗余君定中張君裕成鍾君瑞連慨然曰此吾輩之責也踵而成之其無緩爰是取費一倣前規鳩工庀材堂之下建兩大廳爲官紳止舍中疊架亭臺從樓上層梯而入觀一邑形勝廳下開大堂左爲執事所右爲僧寓房相連劄兩小廳爲辦公地按揭小房二間別婦女以觀劇面豎牌坊署忠孝神僊額高聳雲端彫鏤皆工巧絕人東西廂架長樓二所備各行店設宴地可布席十餘下爲演古臺右側爲厨舍最後又爲樓房數間字以餘軒待士人讀書游息剪裁布置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記

三六

九十九

又九上

若天成然又復實以珍玩施以丹青遊而玩之如坐貝闕珠宮光搖銀海令人徘徊久之不欲去予觀諸君子併力圖謀勞怨不避計用費共八千餘金歷時經數年之久無一人挾私者可不謂難乎嗟乎戎馬將歇物力維艱而廟貌之隆若此人力之奮若此藉非素有功德於民曷其如是今之人出山不能有裨於國計在野不能有補於生民徒留七尺之軀紛紛逐逐以老亦徒與草木同腐而已他邑乘將成首事屬予誌之予慕許仙之靈可媿人之無益於鄉者又嘉諸君子之能竭蹶以圖成是爲記

重修渠梁洋橋記

那祥生喻

甲東曙

城西五十里渠梁其下坂有洋橋水會流洞灣下圍田

桂林堰頭柘房陂溪安樂不數百武達修江爲南方往來絡繹衝衢得橋而道路之不通者以濟先是架木飛渡春夏之際山水暴漲旬旬衝激滾滾莫能禦纜解柱拔橋遂折於洪濤怒捲中旅人心急足違恒多臨流而反不知津所嘉慶庚申年先輩斂財鳩工開山鑿石經始於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告成累費千緡而無愷於出者非欲一勞永逸乎雖然物之成敗何常越今同治庚午橋又圯矣家君心閑公與村首事倡議重葺圓其內以通水道方其外以便行人上下兩岍排爲八字以便吐納橋成四方行者徐步安軌始無阻滯羈留之患於是家君乃語首事曰橋完矣又能保其不墜否後之修此橋又能如今之修此橋否遂醵會金若干權子母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記

三七

爲後來補苴計予因嘉首事之踴躍從公也通舟車之不逮補王政之不及得人人而濟之濟矣且使遠近有所資百年如一日抑何存心之厚以達也遂記之以爲世之慕義者勸

署前橋災記

盛聯奎

星堦

縣署堦東有古栢一株大可十圍吾祖東民公作令植於此甲寅之變居民皆駭走而栢巍然盜來火之或曰盛侯惠澤深曷爲有此或曰侯之在民者以德不以栢夫邑之人思公之愛及其留遺相成勿剪拜一旦罹寇災無能徘徊顧瞻邑之人所不忍也豈惟其子孫聞之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之隱見有無遽不可知獨念吾先公作宰明初撫輯凋殘而

其手植又復傳之數百年以迄於今宜乎喬木葱蘢有遺靈矣先是邑西封告警縣令陶公坐平政堂夜治文檄自言彷彿見前明長吏衣冠若相指授之爲者未幾繞墀東拂衣而去是果有神以憑依歟方盜之炎炎一炬也神不能擊賊而死斯亦已矣而獨不能保其根本枝葉耶豈其精氣光怪之會有盡耶抑豈其數之莫可逃而故假之盜以逞其淫毒耶嗟夫大厦方需梁棟又值斯民具瞻之地而卒令白日剽悍之輩摧殘於兵燹而無所愛惜神其何以爲心耶禮曰傷其本枝從而亡嗟余喪亂餘生苟且自存而環顧子姓流離轉徙或暮年而復或逾數年而後復方日恃繁碩以氓隸於斯而顧獨悵然於螻蟻之莫容鸞鳳之勿集遂令先公手澤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記

三六

卒隨煨燼以沒沒也是則余小子之所欲歎而不能已也夫同治庚午閏月念六日十五世孫聯奎謹記

永安橋記

邑原生

王贈蘭

芝仙

邑東南二十里曰石規據武安諸峯之上游其水發源於巖陽下樓簷過馬頸峽春夏山雨暴漲洪濤衍溢病涉者久之居人王氏同里隣謀醵金疊石爲磴橫木爲橋橋成題曰永安請記於余余嘗過鼓嶺訪山砦遺跡沿溪行里許憩林陰水聲潺湲其下尋津渡處始度橋竊幸時清無事山農野叟日往來於斯富商貴介亦時出入於斯無復結砦山申行者皆有戒心蓋可知矣又念斯橋之成居人謀及久遠有膏腴以制用有松杉以庀材有公宇以集議而鳩工於以仰承

國家長治久安之化而永世無窮則橋之以永安錫名也
為可記已時經首者王朝雲王延光王文光盛治吉蕭
茂春五人例得附書

振興文社新築聽松山館記

職增生翁學濟淮靈

予嘗欲度清曠之所構屋數間為課子姪地然苦於無
資有志未逮者久之庚午秋吾都振興文社諸友於車
溪之小塘塢新築書室中為講堂兩旁廊房疎櫺洞達
房前為廳及巷廳外有庄屋借為廚房一借為會廩一
宅後繚以短垣內植修竹異卉前三百步外有小溪水
流汨汨有聲左右翠巒環列其南則青松萬株尤為掩
映生色肄業其間想見日方中時牕外竹影花枝陰移
几榻暮則徐步溪間循流而南聆松際風生濤聲一片

武甯縣志

卷三十二

記

二十九

不覺神怡心曠興味悠然室既成復為之定以規條制
以膏伙每屆季冬則另懸賞格令子姪輩咸集或背經
或為文面試其勤惰而優劣之予因諸君子是舉與予
志膈合喜甚題曰聽松山或曰館以聽松名得毋猶是
山間氣象乎予曰不然昔丁固夢松生腹上解者以十
八卦公為說後果如其言又况牖戶松雲帝廷紀為瑞
徂徠之松清廟資其材誠耳聽之而心賞其不隨春夏
爭榮不因霜雪改觀於以矜氣節而勵廉隅處為醅儒
齒為良吏以仰答

皇上作人之推化則予之名斯館期望為遠且大也已時督
者盧君濟川萬君藹峰蕭君永貞而澹與盧意嵩先生
則為之總其成

葉濬源堂義學田記

太學生葉秉堃 闕堂

吾祖月潭公開族鄉南嘉言懿行數百年長老猶能傳述嘗曰子弟不可荒耕尤不可荒讀子孫襲其餘蔭衣冠人物後先相望炳炳邑乘中矣惟是子姓繁衍貧富不一雖有聰穎子弟往往以貧故未遑卒業其何以世守青氈顯揚光大俾故家舊族復覩有宋人文之盛于今日耶堃授徒餘暇爰集族中金谷琢予玉鉉照明時雍等議建義學七支畢集僉以爲可於是卽村祠中提出田租若干石復得各莊有力有志者慷慨捐獻計得租二百餘石每歲子弟分經蒙二塾量給館穀隨其資質伴有成就而頽之曰濬源堂謂欲使之各瘠其靈源也繼自今經理得人慎終如始永矢弗諼於以上承祖德丕迪前光用慰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記

四

× 136

國家作人之雅化是則區區之衷願與吾族其勉之者也

南二圖賓興公宇記

邑庠艾炳奎

二圖若邑之南距城六十里山水峻潔生其間者靡不爭白濯磨相與奮興皇路而縣試爲進士初基余童時嘗從鄉先輩至縣應試往來行李旅寓倉黃都人士恒以是爲卽次憂道光壬寅觀察王勉齋先生宰武倡建賓興八鄉置館於城東北隅崇宏鉅麗甲於一邑而又勸捐輸租歲科及春秋試皆給賞越甲寅館燬於兵遂各分其所有獨北鄉年豐下南舊規式廓而我南二圖則賴諸前輩力維持積累日有贏餘同治四年始購凌霄試館於郡垣取捐戶費約七百緡至是大小試赴省

皆稱便乃先以廩與所有買城市下坊田氏宅修葺之
之丹牖之亦費千餘金爲堂三重廳房十二間寢室奉
粟主祀賓興獻戶而縣試亦於是焉寓余獨念兵燹後
時過入鄉舊館遺墟竊不禁黍離之感忽忽又十餘年
而我鄉卒能任所取以成未就之業而後知創非難守
爲難守亦非難而更創爲難所願與事諸公紹前哲迪
後賢善終如始鼓勵人才而益奮興之俾風氣蒸蒸日
上增玉堂金馬之光則賓興公宇之建不猶金臺之築
於燕請自隗始哉爰吮筆而爲之記

重修文廟記

教職 杜華斌 九微

文廟自雍正元年遷縣治西後乾隆嘉慶道光間相繼
輸資補葺規制大備今距道光修治時將五十載雨淋

日炙之餘棟椽板檻階砌垣墉周遭缺折重以咸豐四
年數毀於賊雖或補葺一二卒未能集眾力以還舊觀
同治庚午夏邑侯徵修邑志於時山城無事髦士攸宜
乃瞻殿廡爲之憮然余曰徵文考獻編校可勒爲書矣
而文廟不修其何以受先聖而肅觀瞻乎一時聞者蠢
躍各爲輸金有差踰年志成而文廟亦復凡戟門內外
階阼垣墻罔不施治加以丹漆又其始事鳩工匠氏之
取材必堅且良然後用是役也葛君厚齋爲督率其相
贊成則有若志局諸君計費金二千有奇夫聖人廟食
天下武雖僻小皆

文治誕敷之地也宜崇禋祀於勿替今萃庀材伐石程
功累月翼翼巖巖鉅觀如舊可藉以綿先聖俎豆之馨

顧獨念

國家以鼗鼓柷敔笙琴千戚之屬陳諸廟中謂足與人禮讓之思而馴其悍暴自寇亂頻經大廟而觀遺器蓋已蕩然無存矣吾於文廟之修不能無望於踵其後者相與講求絃歌洗爵之雅而彬彬揖讓於其間也予其待之其謀及久遠預儲他日修葺之資有葛君厚齋借其弟方探各輸錢百千文予以祖衡名亦勉輸百千文黃君北嶠則以祖封翁潤軒名輸租八石五斗又錢十五千文同時程奏勲方哲暨張立元公余梅村公各以百千文應公購田租若干徵收核算歲以爲常爰附書而爲之記計共有田五十九畝七分租九十六石三斗另

詳卷末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四二

四百三

潭埠忠義祠記

邑廩生

盧從龍 雲生

武甯處豫章西北食毛踐土教澤涵濡迄今二百年自甲寅辛酉髮逆蹂躪數次甯武同邑奉文防剿先後數十戰爲西江團練先聲而實惟二十七姓潭埠之戰爲最初咸豐癸丑隴人余先生計偕北上聞警旋籌團練策千言條陳十二率長嗣廩生源暨同鄉紳勇竭力防禦明年甲寅賊窺武分駐巾市先生奉撫憲密札召募堵截列陣舉旗與賊夾河而軍遂偕族郡增生時監生聯馨俊與希賢采芹等督勇二千餘人潛濟潭埠上游擊賊乘勝力追至大林援賊由縣西下我軍腹背受敵先生偵知失利急驅後隊爭先死敵賊少却我軍仍駐河賊由北山遁去計陣亡先生長子源次子溱三子澹

四子淵同族紳勇百七十一人盧姓三十一人程費以下二十四姓亦七十二人時五月二十七日也賊既退上其事於陳撫軍具題奉

上諭一門忠烈尤堪嘉尚賜祭葬給世襲入祀府縣昭忠祠仍就地建專祠奉二百七十四人栗主嗣蒙觀察鄧公倡捐先生乃卜地於殉難之覃埠東偏背山面河建祠爲寢室爲堂爲門高廣若干尺置祭產費千餘緡又七年先生成進士 陛見時猶蒙溫獎

天語煌煌感泣交至顧獨念國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一旦烽烟猝警猶能赴敵捐軀報効萬一而英風毅魄耿耿可干知必奮爲靈胥掀翻濤浪捲鯨鯢殲戮之而後快則茲祠之建於潭埠也他日必有效汨羅舊事挽舟五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記

四三

日而弔忠魂者謹瀝血而爲之記

石門張霄公裔啟賢社學記

張大觀亨 衛

古者國學而外並立鄉學歲時讀禮有其文論秀書升有其典蓋將作育英賢爲國家致用也方今

醲化覃敷昭回雲漢薄海內外絃誦同風我先祖自霄公以下世積忠厚慶衍宗祊涵濡師儒之教澤沐浴庠序之淵源後進英髦往往接踵而起特是貧富殊轍每限於課讀之乏貲予與前輩興吾擣六等相綢繆久之同治丁卯商集同志酌於霄公公產內捐租若干石立爲社學每歲徵租歛息助給俸金自初授句讀及已學制藝者隆殺以次差等復詳功課之淺深驗學力之勤惰時加獎進而名曰啟賢亦欲啟佑後人爲鄉學儲材之地

耳夫徂來之松必斷度而成其器荆山之玉必砥礪而發其光凡我同公後起得斯舉而培植之雖出身寒賤均得敬業樂羣濯磨循習沉酣於詩書之圃馳弋乎道藝之塲異日文章經濟原原本本編摩秘省黼黻彤廷粹然爲通方致遠之儒仰副

皇上棫樸菁莪雅化不其偉哉惟冀董理君子矢公矢慎漸加擴充轉瞬義塾由是建膏伙由是供應選卷貲由是給庠于古者興學育賢之意或不無少取焉故記

樂善堂記

邑侯何慶朝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夫不忍人之心善心也人之所同然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言乎修德獲報勉人以爲善也武邑幅隕遼濶民多貧苦

武寧縣志

卷三十三

記

四四

五百七

溺女之事相習成風都人亡不忍其傷殘故議設育嬰堂以保護之多歷年所救活者眾兵燹之後滄桑盡變廢而不舉雖有善士獨力難支然其心未嘗一日釋然也已已余蒞任斯土甫下車溺女之案屢見迭出亟爲嚴禁復集救嬰淺語遍示鄉閭變通育嬰堂之舊章仿照六文會之新法捐廉倡辦舉林生懋昌經理其事而溺女之風於是少息矣庚午冬林生又以惻隱會請示於余余曰惻隱會之設只爲施棺子欲行善則誠善矣雖然行一善而眾善之遺漏者固自多卽舉眾善而一善之未備者猶有憾不若總立一堂名曰樂善蓋取爲善最樂之意并發給印簿復捐廉百緡爲之倡於是邑中善士欣欣樂助踴躍急公不匝月間已共捐錢伍百

餘緡租穀伍拾餘石又將茶園腦等無主山塲充爲公
產歲計所入或放錢生息或置產收租而保嬰之費出
其中施棺檢字紙之費亦出其中是一善舉而百善備
焉異日者捐有成數積盈餘而行方便計長久而立規
模則又在林生之善爲謀樂相與以有成也且夫行善
而輒望報與欲報而始行善二者均非樂善之誠也林
生果能好善樂施並以善勸人使之同趨於善豈沾沾
因果報博虛名云爾哉將見積厚流光其功德正未有
艾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可爲林生卜焉後之覽斯
堂者尤望其顧名思義存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
力爲維持用垂久遠廣傳善量於無窮也余喜堂之旣
成因叙其顛末而爲之記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四五

張太僕祠堂記

邑侯何慶朝鳳閣廣東

同治四年八月初三日

按察使銜原任安徽皖南兵

備道張公鍊渠積勞病故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天子念其功勲從優賜卹贈太僕卿 恩至渥也朝從戎皖

省有年久欽 山斗今承乏斯土又竊思幸讀 公之

詩并登 公之堂而嘆其設施未竟也哲嗣小峯屬爲

之紀其事朝不獲辭竊思有文章者必有經濟整軍悉

本詩書具志節者自具謨猷報國恒資忠義顧處承平

之日紙上談兵而當擾攘之秋隙中觀鬥求其從容吟

咏慷慨指揮功成而擘畫彌精變起而拊循倍切者其

惟我 鍊渠太僕公乎公留侯後裔金鑑家風迨椿闈

乘鶴早驚賴菅幄九熊垂訓年裁弱冠採芹居多士之

先餼食

天家拔萃列成均之選陳孟公投車留客結納常殷王仲宣
下筆成篇才思最敏當其揚華振采奮藻含章固知樽
俎能折衝禮義爲干櫓矣無何洪逆披猖修江騷驛
公情關桑梓爰精組練之師志切團防遂獲廣文之職
粵在

先皇帝御盞之七年

李希菴中丞軍過武甯見而竒之求元

瑜爲記室表杜甫以行軍凡屬鉅艱悉資展布斯時也
漢江上下鄙水東西叢棘兵戈孰挽錢塘之弩倉皇戎
馬誰攀姑蔑之旂羽檄紛馳軍書四至此在荒疎者固
驟難裁荅卽豪宕者亦未易經營 公則秉燭擘箋勢
比風馳電掣灑欄飛筆詞同日皎霜嚴擬齡石之草函
無嫌百計爲常何而作奏早動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四六

九重更可異者上馬提戈輒見雲霾之掃倚鞍磨盾旋看露
布之馳揮毫而珠咳彌天擣藻而金聲擲地馳驅烟墨
軍中之唱和常新號召官商闔外之機宜悉中所由朝
游湘水暮宿皖江靡不潰厥癰疽爬斯癘疥也溯自八
年麻城報捷九年寶慶援師勝算旣操竒功克展由知
縣保陞州牧并換花翎以知府洊擢監司仍留南楚人
謂 公之破格遺隆而不知其嫻熟韜鈴自足審機度
勢也人謂 公之遭時名盛而不知其精詳戰守自優
碩畫訐謨也始則 李中丞以才識卓犖登諸薦牘繼
則 曾爵相以精細穩練列之剡章晉加臬司銜改授
皖南道從征七載備嘗櫛風沐雨之勞歷任三年屢著

禦寇安民之畧然而禍固發於所不及防之外變亦生於萬不得已之時當夫軍士告飢公私俱匱勢誠岌岌情更洶洶公非不知所部地方留守餓卒必將思起叫囂火葫肘腋惟是一腔熱血欲憑數語以挽回卑騎奔蹄竟赴各營而慰藉雖中書令能安回紇武襄侯終定南蠻而憂最傷人盛孝章年終不永死能勤事公孫述情更可矜嗚呼如太僕公者又何媿整軍以詩書報國本忠義哉今者大星宵隕既廟食於屯溪烈士竟歸復祠崇於珂里縱百歲之經猷未半而千秋之俎豆常歆所幸世系蟬聯不比魏謩贖宅

君恩寵渥應同武子銘鐘朝登公之堂讀公之詩錄其事如見其人固知公生有爲而來有自也是爲之記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四七

新建昭忠祠記 李霑霖

擲重賞以崇廟貌昭忠義以妥英魂此仁人君子之事以素負人望者猶難之況巾幗乎惟張太夫人則有異焉夫人相夫子封君渾齋先生其善事不可殫述而于忠義一舉尤足以繼夫子之志歲自咸豐甲寅逆匪屢竄邑境動輒數萬蜂擁而來城鄉各圍督勇堵勦陣亡者相繼戰場雲霧鬼哭常聞假令棲神無所血食莫酌何以慰于地下邑紳葛厚齋王理臣鄭鑄猷列先生等欲建祠宇俎豆千秋夫人聞之遂慨然曰此真善舉也予於青雲巷側新瓶有屋三重計房十二間并西側餘基一片雖非繡闥雕甍而體勢崢嶸頗足以妥英魂而行祀典何勞集腋爲哉夫吾觀世之擁厚貲爲守虜

者覲然丈夫固罔識忠義又於忠義乎何闕然則夫人之慨然於忠義殆亦忠義之性所發而然歟噫可以矣

浣雲亭記

候選 訓導 柯蘇

亭故大夫張友山女叔也大夫遺女孤有林下風師爲號曰浣雲質之太母盛夫人曰肖重闈憐深帷布時予資皆累於笥弗出閣以內書策縱橫宛青松白石間條然也配熊桂生孝廉子邑庠生渭風孝廉嘗賜黃金爲條脫則以購勸善書贈人不著姓氏暗合其太翁家範心尤慰甲寅四年盡室孤孀避寇嚴陽入太原之礪寇深又避地靖安路經白巖山女奴畏降墜請束胸笥將卷帷而行見凍裂枝枝風勢潮來杳人煙幾四十里愴然欲絕比寇退治城焦土再入大原時孥累亦改潛莢

武甯縣志

卷三

藝文記

四

蓉窩女曹以相近爲賓主知其出笥金請於太母及母鄭宜人謂白巖宜亭不可以瓦禁蜀石亭式非所知須甃石若橋而翹其四角門兩端位磴厥中位榻厥隅毋姓名勣遂募工購山建亭費白鏹四十斤成行人如織便於亭集無復風雨之傷宿莽之戚成舉女號屬諸亭曰浣雲亭以爲切而勿忘今五年矣會秋半予客嚴陽曠遊者胥慶今昔殊觀俄衣冠老儒麋至喟然曰張氏如是淑媛由蒙犯霜露致未嫁而奄奄長逝不得別名斯亭易道途之口夫古有曰浩然亭有曰宋玉亭且以名名今稱女號不爲褻子盍記其由雖非淑媛志也抑亦見斯人感德之良存予不能辯乃爲之記質麋閱畢首肯勒

修復正誼書院記

邑令 楊恒春 榮軒

武邑故有豫甯書院莆田陳君秋河前宰武甯始更而大之額曰正誼書院有記時上舍李公之春獨舉橐金任其事越數十年李公誥嗣元勲元聲元策玉帶兄弟又費數百金重加修葺見書院地處卑溼卽於諸生憑几讀書之所各甃以甃前令蒙陽李君琴山復爲之記咸豐四年甲寅邑罹兵燹書院亦燬於賊予以咸豐八年三月承乏斯邑周覽書院則見一片頽垣蔓草芊芊自敗瓦隙中而出爲之憮然不日茂才李溶李公之文孫也一日晉謁署中自陳其同祖兄弟皆思仰承先志惟恐失墜敢請修復以慰賢侯作人如渴之盛心予聞而喜甚於是諏吉日召匠氏伐材鳩工不數月而歲事宏

武甯縣志

卷三三

藝文記

四

壯洞豁悉還舊制傳以丹朱黜堊計費五千有奇乃招邑士子而告之曰書院萃諸生講學其中人材之所自出也自寇亂頻經士廢絃誦予甫蒞官於茲卽欲爲諸生漸以詩書之化游於禮義之途惜書院已成灰燼願莫之遂者久之今李生家乃能不惜重資如舊修復予嘉李公之有後又幸戎馬之餘諸生得位几榻陳書彙雍容進退於其間而予亦得於政治之暇時與諸生討論學術之淺深文章之純駁以求澤躬於爾雅而胥勉爲學道之君子也因厠陳李二君之後而爲之記是役也溶兄弟主簿方郁監生懋政清蘊清華觀瀾利賓文鼎榮鼎貢生映庚增生銘鼎皆能繼繩乃祖世敦善行者義得備書

按書院至咸豐十一年又爲賊毀同治九年編纂邑志會李氏鳩工重修可謂好善不怠世濟其美爰附記以論來者